



世界禁书文库

孤寂深渊(下)
贞洁的厄运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趣书文库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
文学
名著
全书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禁书文库

孤寂深渊

(下)

[英]拉得克利夫·霍尔 著

马儒林 译



第三十九章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这种崭新而且炽热的满足感，似乎是奇怪的、然而对她们俩来说又是非常自然的；它具有某种美好而迫切的渴望，几乎是超出了她们的意愿。对于玛丽和斯蒂芬来说，她们的爱确实像是某种原始的和大自然本身一样古老的事。因为现在她们完全听从于造物主，服从于造物主那种可怕的创造冲动；这种冲动有时会盲目地四处突击，不管她们会果实丰盈或是颗粒无收全都一样。那种几近无法忍受的生命力会紧紧控制着她们，让她们成为它自身的一部分；所以，尽管她们永远也创造不出一个新的生命，然而在那种时刻依然属于生命的源泉……啊，崇高的激情而且无法理解的无理性！

但是在这条波涛汹涌的河流所及的范围之外，还是有些温馨而且极其宁静的避难港湾；在那些避难港里，肉体会满足地安息，同时唇间会吐出轻言宛语，眼前会显现一团迷蒙的金色雾霭，在那揭示美的全貌之时令人神魂颠倒。斯蒂芬会时不时伸出手来，抚摸一下玛丽，玛丽则躺在那儿，只要感觉到斯蒂芬在身边就充满幸福。时光就是这样的易逝，于是到了黎明或者黄昏来临；生机盎然的花园里花儿开了又谢，有时在黄昏来临时，乞丐也会唱着歌来到花园；这些衣衫槛楼的人熟练地拨着吉他唱着歌，他们那些古老曲调来自西班牙，可那歌词却是直抒这座海岛的胸臆：

噢，你呀，你心爱的人，你小巧又天真；

你的朱唇清凉，像月出时的海洋。

可是月亮落了又升起太阳；

黄昏过去又来了清晨。



海水变暖了是由于太阳的亲吻，

那么我的吻也会温暖你的朱唇。

噢，你呀，我心爱的人，你小巧又天真。

现在玛丽再也不必因为内心躁动不安而悲伤，再也不必躺在那儿把脸挨着斯蒂芬的肩头；因为她可以坦然地在斯蒂芬的怀里，而且她真是常常躺在那儿，心里充满了和平宁静，正像一切幸福的情侣在同样的时刻。她们常常坐在一个枝叶交错形成的小小棚架里，遥望着一望无际的海洋。海面上闪着太阳的余晖，慢慢变成柔和迷茫的紫色，接着又重新泛起非洲之夜那奇异的深蓝色的光彩，之后才是那迅速升起的月亮。“你的朱唇清凉，像月出时的海洋；可是月亮落了又升起太阳。”

斯蒂芬把那个姑娘搂在怀里的时候，她会觉得自己的确是玛丽的一切：父亲，母亲，朋友，心上人，一切。但是玛丽，因为她是个完美的女人，所以能够安心，不加思考，既不洋洋自得，也没有任何疑问：她没有必要提任何问题，因为对她来说现在只有一个人——斯蒂芬。

二

时间，情侣们无情的敌人，怀着铁石心肠一跨步就是春天。三月份了，所以叶子花在下面喧嚣的港口展颜怒放，而在上面那古老的奥卢达瓦小镇上，白山茶花也盈枝绽放。在别墅的花园里，橘子树开花了，一树古老的紫藤，爬满那个俯临大海的小小棚架，紫藤那粗壮的树干足有三棵小树合起来那么粗。虽然即将离开奥卢达瓦，憾意时时袭来，斯蒂芬还是满怀深切感激幸福。一种她从来未曾梦想能得到的幸福，现在笼罩着她的肉体与灵魂——而且玛丽也很幸福。

斯蒂芬时常问她：“我能让你满足吗？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想要的吗？”

玛丽的回答总是一样的；她总是无比诚恳地回答：“只想要你，斯蒂芬。”



雷蒙开始怀疑她们，这两个那样忠贞不渝的英国女人。他有时耸耸肩膀——老天爷，这有什么关系呢！她们对他都很客气，而且极其慷慨。如果说那位年纪大点的脸上有那道难看的红色疤痕，但是年轻的那位看来没有感到它的存在。然而年轻的那位很美，美得像一朵神圣之夜，会有这一天的，她会有个真正的男子汉来爱她的。

至于孔恰和斜眼艾丝美丽达，她们的舌头让她们弄到的黑心钱堵得说不出话来了。斯蒂芬对那些琐碎事情诸如糖和蜡烛的价钱毫不关心，所以她们变换了花样了。

艾丝美丽达那双倒霉的眼睛很尖，然而她对孔恰说：“我一丁点儿也没有见着。”

库恰则回答说：“我也什么没见到，最好是认为，没有啥事儿值得看，她们很有钱，那个大的还满不在乎——她完全信任我，所以我可以大把大把的弄来。她让那个朋友弄得迷迷糊糊的，我完全相信，我可以很容易地从她身上捞一把！谁知道呢？她们的确很怪，那两个家伙——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这样最好；反正她们不过是英国人！”

可是帕蒂罗却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因为他爱上了玛丽，可是现在她和斯蒂芬骑骡子上山去的时候，他得留在家中花园里。现在她们似乎希望只有她们俩在一起，她们带吃的东西也都塞进一个袋子里。这正是春季，帕蒂罗，所以他侍弄玫瑰的时候心情郁闷，一边叹气一边用脚趾头捻那硬实的泥土，给好性子的雷蒙摆出一副傲慢无礼的脸子。狠命去打苍蝇，还在嗓子里哼着相思曲：“唉——唉——呀！我看你时就像一座火山。但愿我能融化你纯洁无瑕的积雪……”

“但愿我能把你踢到后面去！”雷蒙咧开嘴笑了。

有一天停晚，玛丽用她那结结巴巴的西班牙语对帕蒂罗说话，请他唱歌。于是帕蒂罗去拿他的吉他；本来这时候他完全会站在那儿对着玛丽起情歌来，可是他却只能够结结巴巴地唱了一首孩子气的老歌，根本没谈感情更别说相思了：

“我出生在海水冲刷的一个沙洲上，

那是西班牙的一部分，叫特纳里夫。



我出生在一个沙洲上……”

不幸的帕蒂罗这样唱着。

斯蒂芬觉得这个眼睛里流露出相思之苦的瘦长条男孩很可怜，为了安慰他，于是就给了他一些钱，十个比塞塔——她知道这些人很看重钱。可是帕蒂罗好像长得非常大了，他轻声地但是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安慰。这时他突然放声大哭跑开了，连他那把小小的吉他也没有带走。

三

现在白昼苦短，也和夜晚一样——那些温暖的春夜，月光皎洁得令人难以置信。她们俩都感到某种东西一去不复返，所以会常把心思转向未来。未来是和现在十分近了；再过不到三个星期，她们就得动身去巴黎。

玛丽有时会突然依偎着斯蒂芬：“说吧，你永远不会离开我，心爱的人。”

“我怎么能够离开你撇下你独自活下去呢？”

她们谈论未来常常要涉及爱情，而关于爱情的谈论永远是没完没了的。在她们唇间，也和她们心里一样，常常是其他那些不计其数的情侣讲过的那些话，因为爱情是造物主构想中最甜蜜的老生常谈。

“答应我，你永远不会不爱我，斯蒂芬。”

“我永远爱你。你知道这根本不可能，玛丽。”

甚至她们自己也觉得，她们那些海誓山盟听起来是愚蠢透顶的，因为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领能够界定这些誓盟的意义。语言作为容器的确是太小了，在心灵和肉体不知道为什么唤醒了精神上的某种反应的时候，它是容纳不了他们那些激情的。

现在她们去爬那些高山，在路上先去爬古老的奥罗塔瓦小镇的那条长长的坡道。她们常常停下来仔细欣赏某些花，或者凝望那些狭窄阴暗的小街，她们爬到山上那凉爽台地的时候，就把骡子松开，让它们安静地吃草，她们自己则手牵手相依坐在草地上，眺望那座高峰，



同时努力将这些景色留在心上，因为一切事物都要成为过去，而她们却希望能够一世难忘。山羊颈上的铃，常常打破这温馨的寂静，同时也打破她们寂静的梦幻中。但是铃声也是温馨的，成了她们梦幻中的一部分，也成了那寂静的一部分；由于所有的事物似乎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体，甚至她们俩现在，也不再孤独。

她们不再觉得自己孤独寂寞，如饥似渴，被打入另册，不再是这世界上无人爱怜、遭人厌弃、受人鄙视的人。她们是一对情侣，走在人生的葡萄园里，采摘着这座葡萄园里温润甜蜜的果实。爱情仿佛给她们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让她们腾空而起，让她们变得英勇果敢，坚韧不拔，不可战胜，那些不拔，那些沐浴在爱河中的的人是什么也不会缺乏的——土地本身给她们奉献出最丰盈的馈赠。土地应和她们健康而且充满渴望的肉欲的触及，仿佛也活跃起来——那些沐浴在爱河中的的人是无所缺憾的。

就这样，在充满幻景与霞光的云雾中，在奥卢达瓦的最后那一段如醉如痴的日子，悄然消逝。



第五卷

第四十章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四月初，斯蒂芬和玛丽回到巴黎的那所住宅。这第二次回家是安详宁静和幸福美满的，因而显得甜蜜异常，她们走进大门的时候对每个人都显得异常的热情和兴奋，斯蒂芬还非常温柔地说：

“欢迎回家，玛丽。”

现在这所老房子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玛丽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很快地走着，一边走还一边哼着小典。她觉得她现在以一种新的理解看待放在那些屋子里的死气沉沉的东西——难道它们不是斯蒂芬的吗？她得经常停下来摸摸它们，因为它们都是斯蒂芬的；然后她转身走进斯蒂芬的卧室，没有畏畏缩缩，害怕不受欢迎，而是毫无畏惧，毫不拘束，毫无羞怯之感，这让她感觉到一点小小的温馨的快意。

斯蒂芬正忙着用两把蘸了水的梳子刷头发。打湿的头发颜色显得深了，粘成一绺绺的，但是也加深了她额头上头发的大波浪纹。她从镜子里看到了玛丽，并没有转身，只是冲着镜子里的她们俩笑了一下。玛丽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看着斯蒂芬，注意到她大腿那强壮而瘦削的线条，也注意到她胸部具有某种美的曲线——略微鼓起而且丰满。斯蒂芬脱掉了上衣，只穿着柔软的丝衬衣和深颜色的哗叽裙子。

“累吗？”她低头俯视这个姑娘问道。



“不，一点儿也不累，”玛丽笑容满面的回答。

斯蒂芬走到固定水盆那儿，就着水龙头洗手，水把白色丝衬衣的袖口溅湿了。她走到衣橱那里，拿出一件干净的衬衣，安上一对简单的金袖口，换衬衣了；接着又打上一条新领带。

玛丽说：“谁照管你的衣服——比如说缝缝扣子这一类的事情？”

“我也弄不太清楚——帕蒂或者阿德尔。怎么了？”

“因为将来这些要由我来做。你可以看到，我有一种非常实在的才能，那就是缝缝补补。我缝补的地方就像一个篮子，上面都是交叉的十字纹。而且我懂得怎样找到长袜子脱线的地方，都像那隐身的缝补工一样缝补它们！非常重要的一点，缝补应当平整光滑，不然，你击剑的时候，就会把你磨出一个泡来。”

斯蒂芬的嘴唇抽动了一下，但是她很严肃地说：“非常感谢，宝贝儿，我们别再谈我的长袜子了吧。”

从化妆室隔壁的门那边传来一阵砰砰声；原来是皮埃尔在放斯蒂芬的行李。玛丽起身打开衣橱，发现一长溜套服整整齐齐挂在沉重的桃花心木肩架上，她很有兴趣地仔细看了每一套衣服。这时她又去看壁橱，壁橱里面装有活动隔板，她小心地拉出一层又一层隔架，上面整齐摆放着一叠叠衬衣，双绉睡衣——分门别类摆得很好，还有厚绸子的男式内衣，斯蒂芬穿这种内衣已经有几年了。最后她发现一个很长的抽屉里放着许多长袜，她用迅速轻巧的动作细心把这些都理好，她把手伸到趾头和后跟，发现袜子完好如初。

“买这些长袜子你一定花了很多钱，它们都是手织的丝袜，”玛丽一本正经地小声说。

“我记不得付了多少钱——是帕蒂从英国买的。”

“你知道她从谁那里买的吗？”

“我记不得，可能是哪个女人，或者别的什么人吧。”

可是玛丽坚持问下去：“我想要她的地址。”

斯蒂芬笑了：“为什么？难道你要为我订购长袜子？”

“亲爱的，你以为我会让你光着脚过下去吗？我当然要给你订购袜子呀。”



斯蒂芬站在那儿把胳膊肘搁在壁炉台上，用手托着下巴望着玛丽。这时想，她再次为玛丽特有的那种青春焕发的模样打动了。她衣着简朴，系一根皮带，看起来比她的年龄二十二岁要小得多——她看起来的确就象是一个中学生似的。然而在她脸上有一种新东西，由斯蒂芬所注入的某种温和智慧的表情，看到她那么年轻然而又充满了这种智慧，斯蒂芬顿生怜悯之情；因为青春尽管光彩照人，然而对它所产生的激情有时却是出奇地回肠荡气，令人伤感。

玛丽带着憾意叹了一口气，卷起了长袜；太遗憾了，它们都不需要织补。她这时正处在热恋之中，渴望给斯蒂芬做些女性擅长的工作。但是斯蒂芬所有的衣物都整洁得令人泄气；玛丽认为，她一定给服侍得非常好，这倒是真的——她像有些男人那样，让仆人服侍得无微不至。

玛丽看着斯蒂芬在从她梳妆台上的大匣子里给自己的烟盒装纸烟；看着她在戴上自己的金手表；看着她在刷她上衣上的一点土；看着她扯了扯自己整齐端正的领带；照站镜子对自己皱了皱一下眉头。玛丽以前见过她做这些事，见过许多次，但是今天不知为什么却截然不同；因为今天是她们一起在她们的自己家里，所以这些熟悉的小事就好像比以前在奥罗塔瓦时更加温馨与浪漫。那间卧室只可能是斯蒂芬的；一间宽大、空气流通的屋子，陈设简单——白色的墙，古老的橡木，砖砌的壁炉里面一些相互交叉支撑着的粗大原木正在燃着。那张床只可能是斯蒂芬的床只可能是斯蒂芬的床；床很笨重，样式也相当质朴，它看起来庄重大方，就像玛丽以前看斯蒂芬那样，床上罩的是一床古老的蓝色锦缎，要不然就十足地朴质无华了。那几把椅子只能是斯蒂芬的椅子，有点显得拘谨，不是让人闲躺的。那梳妆台只能是她的，带有高大的银镜子和象牙刷子。所有这些东西都从它们的所有者那里吸取了生命，直到最后它们似乎都在默然无言地想到斯蒂芬，沉默使它们的思想更加执著；而且它们的思想又凝聚或了力量，同玛丽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所以听见自己叫了一声：“斯蒂芬！”这声音如同痛哭，因为她从这个名字感觉到欢乐。

斯蒂芬回应着：“玛丽——”



于是她们静静地站在一起，突然变得默默无语。她们都感到一点害怕，因为懂得了彼此之间的伟大爱情有时可以变得那样势不可挡，因而即使最勇敢的人也心生恐惧。尽管她们用语言表达不出来，她们自己或者彼此之间也解释不清楚，在那个时刻她们仿佛遥望到了尘世情感的汹涌激流之外，直接望进了改变一切的爱情的眼睛——一种变得完美无缺、抛却肉欲的爱情。

但是这个时刻过去了，她们靠近了，靠近了……

二

她们抛在后面留给奥卢达瓦的春天，很快又在巴黎追上了她们，有这么一天它突然就来了，沿着这个区那些古老的街道温柔地吹过来——吹过塞纳路，教皇路，波拿巴路和他们自己的那条雅各宾路。谁能无视巴黎早春的这些日子呢？从那一排排高大、平板的房子中间的空隙望上去，可以看到那一片片比以往更加明亮的天空。从艺术桥可以看到一条河，那是迎着阳光笑逐颜开的一条河；而在小田园路那边，春天在舒瓦瑟尔穿堂门来回晃悠，在它肮脏的玻璃屋顶上闪出道道金色的光芒——那屋顶看起来则像某种史前怪兽的脊椎骨一般。

所有的林园都在萌发新芽——一场生机与新绿的大联欢。小小的瀑布提高自己的声音，想与尼亚加拉瀑布一样轰鸣。鸟儿歌唱。狗则视自己的情感和主人的爱好或者狂吠，或者怒吼，或者咆哮。拉着色彩鲜艳的气球的孩子们出现在香榭丽舍大道，那些气球老想溜掉，哪怕只有一点儿机会，就总是想往上飞跑。在杜伊勒利花园，穿着棕色裤子和本色袜子的男孩，纷纷向那个出租小船的人租那种玩具小船。喷泉把水雾射到空中，制造出瞬间彩虹来娱人。从那个拱形就可以辨出的凯旋门，由于阳光普照，看起来更加喜气洋洋。那位在售货亭售货的老太太——她卖黑啤酒、醋栗汁、汽水和一些简单的食品如奶油圆蛋糕和羊角面色——至于她本人，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星期天，戴着一顶有褶边的新帽子，披着一一条上好的毛披肩，也是笑容满面，而且咧开大嘴，可是她连一颗牙都没有啦，她只记得，每到冬天东风一



来，她那空荡荡的牙床就要作疼。

在马德莱娜那宁静的灰色侧厅下面，那些鲜花摊一个个都由于上帝的宠爱而光彩照人——银莲花，长寿菊，黄水仙花，服金香，开黄花让手指头沾上金黄花粉的含羞草，用火车从里维埃拉运来的那种散发幽香、冰清玉洁的白丁香，还有粉色、红色和蓝色的风信子以及许多皮实的杜鹃花的小树。

啊，春天是呼啸着挤进巴黎的！它就在人们的心里和眼睛里。拉大车的那些马，由于车夫眼睛里有了春天，而使劲地摇动脖子上的铃铛让它们发出更大的声响。放荡惯了的老出租汽车，鸣起喇叭飞快转过街角，仿佛是跑在赛道上。即使那些冰冰凉的东西，像和平路上的钻石，也因为阳光射进了它们的那些棱面直通内心而熠熠生辉；蓝宝石则闪耀着蓝光，恍如非洲之夜在奥罗塔瓦的花园里闪着的光彩。

斯蒂芬——这个在春天和玛丽一起享有巴黎的斯蒂芬，能够完成她那本书吗？玛丽——这个和斯蒂芬一起在春天享有巴黎的玛丽，有可能激使斯蒂芬这么做吗？这儿有那么多宝贝儿要看，那么多要让玛丽看，那么多新东西要她们一起去发现。到了现在斯蒂芬才感到要感激乔纳森·卜罗科特；是他那样不辞辛劳地教她了解了她的巴黎。

她现在懒懒散散，这无可否认，懒懒散散而又幸福快乐而又无忧无虑。作为一个情人，像在她以前的那许许多多其他的情人一样，斯蒂芬为自己的心上人意乱情迷。她早上一醒来就会发现玛丽在她身边，而且整个白天她都一直在玛丽身边晚上她们相拥相抱而眠——只有上帝才知道，谁敢评判这种事情；不管怎样，斯蒂芬反正已经神魂颠倒，所以当时并不为那些吹毛求疵的问题而郁闷。

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启示。一些最世俗的事情也被赋予了荣光；和缺少很多像样衣服的玛丽一起去选购衣物，然后还有她们俩一起吃食物——仔细阅读酒的说明和菜单。她们常常在拉菩奴斯饭店吃午饭或晚饭；它确实还是这个讲究享受的城市里最不赖的饭店。在大奥古斯丁码头，它和它那不大起眼的人口显得寒酸；非常寒酸，不熟悉的人会不加注意扬长而过；不过斯蒂芬却不这样，她曾经和卜罗科特一起来过。



玛丽喜欢迪芙路上的普律尼埃，因为那里有大量海里的怪物。整个一个柜台都摆满了令人目不暇接的东西——身上披着黑甲布满尖刺的海胆、滨螺；形体如蛇的烟熏海鳗；以及其它一些让斯蒂芬觉得不适宜英国人的肠胃非常具有刺激性的东西。她们俩常常坐她们特定的餐桌，楼上临窗的一张桌子。因为经理很快就认识了她们；而且会满面春风鞠躬如仪。“您好，女士们。”她们离开时，照顾花篮的侍者总给玛丽送上一束小巧玲珑的玫瑰花：“再见，女士们。多谢——回头见！”因为在普律尼埃，每个人都那么讲礼貌。

常常会有人会盯着看那个穿着做工讲究、头戴阔软边帽、脸上有伤疤的高个子女人。他们先看她，然后又注视她的同伴：“可那位还在看我呢！她很漂亮，那个小个儿的，多么有趣呀！”有人会笑笑，不过整个说来，她们并未引起多大的留意——他们见过许多这样的——这是战后的巴黎。

有时候吃完饭以后，她们会一路散步着回家，经过的那些街道上许多闲逛的人——男男女女，还有一对女人在一起——总是双双对对——那些美好的夜晚总容易成双成对。在空气中常常弥漫着有点荒诞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属于多数大城市的夜生活，首先是巴黎那种无忧无虑的夜生活。在大城市里，种种问题和烦恼都很容易和落日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被灯火照耀得光辉夺目的林荫大道的诱惑，神秘幽暗的小街僻巷的诱惑，都会紧紧地抓住她们，让她们久久不愿回家，而只是信步闲游。月亮不像在奥卢达瓦那样皎洁明净，无疑也不那样纯洁无瑕，然而她悠然游荡在协和广场，那稳坐在灯柱上的其它众多的白色月亮，那妩媚几乎毫无逊色。咖啡厅里拥挤着懒散的人群，因为辛勤工作的法国人很懂得如何消遣岁月；在这些咖啡厅里弥漫着热咖啡和锯末的气味，劲头很大的劣质烟草的气味，男人女人的气味。在骑楼下面众多商店的橱窗灯火辉煌十分诱人。但是玛丽通常总是在苏尔卡商店逗留，给斯蒂芬挑一些领巾和领带。

“就是它！我们明天来买。噢，斯蒂芬，再来看一下——看看那件浴衣！”

斯蒂芬会笑起来，假装不耐烦，其实她心里是喜欢苏尔卡的货品



的。

走到里孚列路，她们手挽手走起来，直到最后拐弯经过那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这个教堂的哥特式塔楼曾经率先敲钟号召那极其血腥的屠杀。但是现在这座楼沉默着显得阴沉，做着异象纷呈的巴黎之梦——这些梦由于充满了血腥与美丽、贞节与淫欲、欢乐与绝望、生命与死亡、天堂与地狱而变得沉重；所有这些都是古怪的、异象纷呈的巴黎之梦。

然后跨过塞纳河，她们就回到了她们住的那个区，那所房子。斯蒂芬把钥匙插进门锁，体会到来自门与钥匙接触之间的那种温馨的感觉。她们会心满意足地叹一口气，发现自己又回到这宁静古老的雅各宾路上的家。

三

她们去拜访慈祥的迪芙小姐，这次访问对玛丽好像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她几乎是带着某种敬畏，凝视这位曾经教过斯蒂芬的女人。

“噢，不过是的，”迪芙小姐微笑着说，“我教过她。她做听写的时候顽皮极了。她还常写些谈论可怜的亨利的话——她谈论亨利太不着边际了。斯蒂芬娜是个很怪的小娃娃，又淘气——可是又那么可爱，那么可爱——我从来都不忍心责备她。我们在一块儿时，她总是按她自己的方式行事。”

“请告诉我一些那个时候的事吧，”玛丽哄着她。

于是迪芙小姐在玛丽身边坐下，拍着玛丽的手说：“你像我，你爱她。那么现在让我想想——她有时候会生气，非常生气，于是她就去马厩，和她的马谈话。但是击剑的时候，那真是了不起——她击剑就像个男人，她还是小娃娃的时候，就长得体格健壮，而且……”回忆一个又一个，她有那么多值得回忆的事儿，这位慈祥的迪芙小姐。谈着谈着，她的心又慢慢向着这个姑娘了，因为她对年轻的东西有无限的亲情：“现在帕蒂小姐在莫顿，我很高兴你能来和我们的斯蒂芬娜生活在一起，住那所大房子斯蒂芬娜会很寂寞的。这种新的安排对